



杂笔

洛阳客

□董改正

观的队伍，被它的吸力拽过来了。老程摇头走了，嫌我没品位。我且不管他，也没空去搞清楚这里的规矩，反正看别人怎么做的就可以了。我的前面是一个黑大汉，轮到他时，他说：嗨，来四个大馍，一碗饼丝，一份圆子，九块钱驴肉汤！他刷微信付款，拿个付款凭证——一个黄牌子，拿着圆子、饼丝和那种纺锤形的大饼——他居然叫它大馍，心满意足地去左手边的窗口排队领汤。

周，想找个清静的地儿坐坐，却发现几个人站在那儿端着大碗喝汤，赶紧就近坐下。得说说桌桌子。桌子是细长的，宽约一米，长约四米。一张桌子两面坐，一面坐两人。我的对面坐着黑大汉和一个老人。黑大汉站起来，对旁边三位说：“你们要不要碗？”三位蒙头大吃，吃得满头大汗，只摇头。大汉起身，到窗口径自拿了一口大碗，说：“兄弟，给我一碗汤！”跳舞的配乐师节奏没被打乱，将正要舀到手中碗中的汤拐个方向，泼在大汉的碗里，瞬间舀起一瓢，两个半拍合成一拍，节奏又回来了。

勺，泼在汤里。他操起筷子，兜底搅拌一下，汤顿时乌黑油亮，漂着一层红的黑的辣子。他夹起一大筷子，咯吱咯吱吃将起来。我看得翻白眼。

“不是归心似箭吗？”我对他的做法不大理解。“嘿嘿，天天微信视频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就是想这口了。想这圆子、饼丝、馍馍，想建明在那儿跳舞一样舀汤，想闻这里的气味。就来了，吃了就回家看老婆孩子！”



□陆小鹿

齐白石笔下的鼠

或流着口水望着树上的红桃，或眺望着红红的烛台想跳上去偷油……无一不流露出好吃、贪婪、顽皮的窃窃之喜。

白石老人为何热衷画不讨喜的老鼠呢？原来他生于1864年，那年正是农历甲子年鼠年，所以老人一生对鼠情有独钟，笔下诞生了多幅鼠图，最终成为一个有趣的“鼠画家”。

一幅《鼠子图》，落款为：三百石印富翁。图中肥肥的老鼠正在专心致志地啃一粒葡萄，边上还散落着两粒葡萄。“三百石印富翁”是白石老人对自己的自嘲。白石老人年轻时为了练习篆刻，亲自去野外挑选石头，刻完一面再刻一面，非得把一块石头刻得无处可刻时才罢手。自嘲自己不富裕，没有什么家产，只有“三百石印”，从此被人们叫做“三百石印富翁”。画面中的老鼠或许就是他对自我的一种隐喻吧：我有三粒葡萄，我就是一个大富翁。

一幅鼠图落款为：阿芝。图中画有两只老鼠，一只老鼠手里抱着只蜜桃，另一只老鼠咬着它的尾巴，仿佛小孩子抢食一般。阿芝，是齐白石幼年的名字，我想这幅画的仍旧是白石老人自己，他一定是借老鼠抢食来怀念幼时与发小们抢食的童趣。

事实，白石老人确实鼠图中倾注了很多回忆、怀想，但他也通过画笔来宣泄抨击一些社会现象。比如他的鼠图中，画得最多的就是老鼠偷油的题材。小时候我们都念过一首童谣《小耗子儿》：“小耗子儿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，吱吱吱叫奶妈，奶妈不肯来，叽里咕噜滚下来。”狡黠的老鼠仰望着红红的烛台，一副偷偷摸摸伺机行动的模样的，白石老人是通过这个题材来暗喻人的贪婪本性。不过他笔下的偷油鼠，画得甚是憨态可掬。即便明知它想偷油吃，面对稚趣憨硕的小鼠鼠们，你一丝一毫也讨厌不起来，反倒想买一幅复制画挂在房间，对自己说一声：鼠年快乐，每天就这样有吃有喝的挺好的啊。

图例/伍岩龙

许多人过年期间都会回一趟老家，尤其那些有条件向家乡父老“汇报”成绩的，临近过年就已经有些思乡心切了。

今年，阿华刚换了一辆50万的新车，依然准备开回老家。不过没打算使劲按喇叭了，回想当年，他很为自己曾经的年少轻狂羞愧。同时并不担心新车再次被划，因为老家人如今眼界也开阔了，都“科普”了汽车常识。知道“劳斯莱斯”“法拉利”才是豪车，“奔驰”“宝马”都只表明车主还在奋斗阶段……他那辆50万的车，不至于让乡邻羡慕嫉妒恨了。

过年还乡

□阿紫

如今富豪流行拜一个“大师”当师傅，这更是一种圈内时尚。当一个人已经实现了“豪车自由”，还有什么可以体现辨识度？只能捣鼓“精神追求”了。何况成为时尚之后，一些原本互不相识的富豪，通过同一个师傅变成了师兄兄弟，无形中拓展了人脉。

妻子一直很怕过年回乡，和许多年轻人一样，怕的其实是七大姑八大姨，这些人常常会同一些令人不快的问题。比如明知自家孩子工资比你高两倍，会故意问你挣多少，然后满怀喜悦又故作惋惜地叹息：“真是屈才了，如果机遇好，你起码应该能挣……”

一年之中，绝大多数时候，我们都在同一层次的人打交道。唯独过年回乡，有机会和资产数亿的富翁聊上一会儿，也能听老农讲讲田间地头的趣事，此行一定不虚。即便不曾“衣锦”，也应该回乡一趟。

年夜饭

□丘艳荣

小姑子说今年除夕要回娘家吃年夜饭。婆婆乐颠颠地嘱咐：鸡子酒少放点油，妮子不喜欢油腻；糖醋鱼多放点糖，妮子喜欢吃甜。她一个人在厨房洗洗涮涮，煎煎炒炒，忙得团团转。

雪下得越发紧了，把夜下得越发深了。我在风雪之夜归来，不是为了七爷。我进七爷的屋子，是因为我的老屋倒了，而村里唯一一座老屋是七爷的，并且此刻正亮着灯。在这样风雪交加的夜里，一盏明灯一定会讲故事。全世界的雪都纷纷扑向那片白光。

风雪夜归人

□水草

里，都整整齐齐铺着被子。我忍不住闻了闻，每床被子都绵软，散发着阳光清爽和暖的气息。天井里落满了雪，就像一块巨大而厚实的白蛋糕。大片大片的雪花扬起来，奔我而来——我不在时，它们飞到了哪里？

你別走吧？”老二说。“我知道你心肠最软了阿源哥。”四丫说。“我尊重你的选择。请你帮忙告诉我，明天我们都回来。对不起，阿源。”老大说。

她看着一边的婆婆，眼眶一热。

我推开了一扇扇门，每个房间

“预告说，今晚有暴风雪，

“阿源，今晚你就住在我家吧！”老三说。

“阿源，今晚你就住在我家吧！”老三说。

制图/伍岩龙